

民主篇



民主，一個簡單的定義是人民當家作主。即使是這麼淺顯的概念，實際操作起來，指標卻是五花八門。

在中國，共產黨主張代表人民，實施人民民主專政，因此有8,000多萬黨員的中共當家，就表示13億中國人民在作主。在香港，能夠當家作主的頂多有1,200人，因為只有他們有權選行政長官，其他700多萬港人無緣過問。在台灣，只要是選民，透過一人一票的普選，誰都可以代表2,300多萬台灣人民，從中央到地方，投票選出總統、立法委員、六都市長或縣市長與議員。

不論定義或操作，正因為民主在中港台有不同指標，它引起的社會問題就相當複雜，加上歷史造成的糾葛與現實利益的爭奪，兩岸三地互動所牽涉的，便不只是政治關係如何安排，更有經濟、文化、外交和軍事等方面的折衝，牽一髮動全身。

在主權於1997年移交後，香港成為中國特區，已是不爭的事實。一國兩制的權宜設計，多少為香港保留了一些跟內地的差別，尤其是自由與法治等核心價值的堅持。1949年後，由於國共內戰導致的海峽兩岸分裂，在成王敗寇的歷史定律下，過去幾十年，中共統治的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強權，各國莫不臣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。

歷史的吊詭是，國民黨於1949年失去中國人民的信任和托付，退守台灣，先後以高壓和白色恐怖等手段，獨裁了50年。從1996年起，台灣歷經幾次民主普選與政權輪替，國民黨於2016年再度失去台灣人民的信任與托付。民進黨重新執政，因為對中華民國主權的認可，台灣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又陷入敏感地帶，卻不同於1980年代前「漢賊不兩立」的尖銳緊張。2016年總統大選前後，中國與台灣統派所威脅的「地動山搖」，也還停留在話語階段。

有關中港台的民主觀念與實際演練，經由時空對比，我們不難找到可以想像的空間和操作的途徑。民主不光是概念，更是一種生活方式，不易一蹴可幾。不論個人或團體，一旦缺少想像與行動，人民要當家作主，恐怕就更難了。人民的想像與行動，有很大部分來自新聞媒體是否充當耳目與喉舌。

有民主的地方，媒體通常獨立自主，新聞自由也運作無礙。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看，自由報業（a free press）是民主的基石之一。討論民主，因此不能忽略新聞媒體的社會角色與作用。有新聞媒體的地方，卻未必有民主，中國與新加坡都是例證，世界上任何獨裁國家也如是。在民主與新聞媒體的互動中，獨立的新聞媒體（不受官方或財團控制）是民主的必要條件（necessary condition），但非充分條件（sufficient condition），普選、法治、言論自由與公民社會等也不可或缺。

英國2016年6月24日舉行公投，1,740萬公民參與投票，結果以52%-48%比數，決定脫離歐洲聯盟，舉世震驚。先不說對全球金融市場、歐盟未來與大英帝國完整所帶來的立即和潛在衝擊，這件事是包含民主、民意與民粹的最佳範本。公投跟普選一樣是直接民主；52%對決48%是民意的確切表達，以英文來說，就是The people have spoken!；脫歐則是民粹操作的後果，反映英國人民對國內精英與全球資本主義的不滿與抗拒。

1

誰怕普選

誰怕普選？這個問題看似簡單，其實不然。因為社會結構與生活經驗不同，中港台會有截然不同的答案。

在中國，答案不會模稜兩可。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後，從來就沒有普選，表示政府對這種由人民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的方式，心存畏懼，至少是對人民能力與智慧的不信任。在台灣，從1996年起，總統直選已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儘管政權已經三次輪替，整個社會也不曾動蕩不安，普選因此沒什麼可怕，不過舉手之勞。在香港，很多人的直覺反應大概會有點莫名其妙，普選不就是一人一票，又不是洪水猛獸，怕些什麼？仔細追問，香港政治改革所面對的難題全會被搬上桌面。由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政改看，光是如何普選與誰可參選，便可以爭得面紅耳赤，甚至握拳相向。香港終究無緣實施普選，其來有自。

如果民意調查機構以「誰怕普選」讓港人自由作答，答案恐怕不會是「你、我、他」或「你們、我們、他們」之間誰害怕的單一表述，還可能包含類似「你怕，我不怕」或「我不怕，他怕」的多種排列組合。一個最值得探討的問題，就涉及傳播理論中的「第三人稱效應」（third-person effect）了：別人會受負面資訊的影響，我跟你不會，至於為什麼會如此與作用如何，社會心理學與傳播學的文獻已着



銅鑼灣，2012年7月29日

墨不少。在實際操作上，一旦演變成「誰怕誰」的紛爭，普選還未實行，楚河漢界一劃分，就是敵我對峙。怕，盡在其中。

香港是個多元社會，眾聲喧嘩是言論自由的表徵，一旦三人市虎，不免人人自危，不敢上街。以「佔領中環爭普選」來說，這個香港規模最大和持續最久的社會運動，於2013年1月提出，到2014年9月底發動，在21個月期間內，根本什麼地方也沒佔領，頂多是發起人戴耀廷的話語陳述。反對者卻如驚弓之鳥，在「為港出聲」的團體看來，佔中已然是世界末日的前兆。面對社會運動，怕與不怕，遂繫於一念之間。1933年美國總統Franklin D. Roosevelt在就職時說的一句話，或許值得所有港人思之再三：「我們唯一必須恐懼的，就是恐懼本身」，亦即免於恐懼的思想自由。

「誰怕普選」的提問，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題：第一，普選這件事有什麼可怕？第二，到底哪些人或團體聽到普選為之色變？兩者之間有一個可以理解的邏輯關係，前者界定後者的範圍與可能的應對辦法。如果普選不足為懼，任何人聽了卻心裏發毛，就有點神經過敏，甚至疑神疑鬼，那麼問題就不出在普選本身，而是人的信念或經驗不足。對很多習慣現有生活形態的人來說，未曾經驗的事，特別是那些可能改變現有秩序或既得利益的政治安排，多少帶有風險，一旦面對抉擇，總會讓人忐忑不安。在不曾實施過一人一票的地方，普選因此充滿變數。

既然是普選，就牽涉普羅大眾，特別是人口中的合格選民。孫中山說，政治是眾人之事。眾人之事，無疑不能讓小圈子一手包辦。在民主國家，選舉的概念基本上認可芸芸眾生不能強負一軛，因此主張人民有自由選擇生活形態的機會和途徑，包括誰來代表他們治理國事與期限多久。定期普選所以形成一種制度，也就在確保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人民頭上，長期為所欲為。這種設計一方面認知社會變遷對人口結構的影響，另一方面則強調民意在現實生活中的流動性，普選不過短暫捕捉。

放在香港情境下，普選的定義應是，有意行政長官大位的候選人都有參與競選的機會，並在公平、公開與理性的遊戲規則下，進行一場君子揖讓之爭，由選民利用一人一票選出特首，在固定任期內治理特區。說穿了，普選，就是人民自己選出領導人。合者，集萬千寵愛於一身；不合者，掃地出門。這中間隱含統治權力的正當性源自人民許可的信念與民意的可變性，後者如流水，並非一成不變。

在自由民主國家，普選結果不外是改朝換代，如2016年1月台灣總統大選，執政的國民黨馬英九政權慘敗，輸給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，導致第三次政權輪替。2013年9月澳洲大選是另一個例子，反對

黨自由黨領袖 Tony Abbott¹ 擊敗現任總理 Kevin Rudd²，取得執政大權。兩者都是政權和平轉移的正常案例，更是對人民意志與選擇的尊重。普選也是當政者是否獲得人民托付，繼續掌權的一種公投檢驗，如2013年9月德國大選，總理 Angela Merkel³ 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贏得國會選舉，第三度連任。

由台灣到澳洲或其他地方的普選，勝者自然趾高氣揚，敗者如喪家之犬。不過，從頭到尾，雙方支持者並未兵戎相見，打得天翻地覆。一個根本原因是，普選是計算人頭，而非打破頭，這是民主程序的最基本原則和規範，而且定期普選保留了以待來年的契機。台灣民進黨於2000年第一次取得政權後，因為陳水扁總統造成的腐敗觀感，2008年和2012年兩度慘敗給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。蔡英文忍辱負重，加上馬英九總統的倒行逆施，終於帶領在野黨贏回台灣人民的掌聲，於2016年再度執掌政權。普選，是一種人民信托的公平競賽，背棄民意的政黨終究會被淘汰。

香港雖然還沒有民主，經驗欠缺不必是懼怕普選的藉口。民主是一種學習過程，就像受教育一樣，許多父母送小孩上小學，除了法規強制（這種規定直接證明無知不應是國民該有的特質），最大理由在於學校是知識啓蒙與學習技術的地方，更是公民養成的場所。學校並不可怕，很少有父母會因兒女從沒上過學，而畏懼讓小孩進小學就讀。

普選也應做如是看，不論是富商巨賈或販夫走卒，在一人一票的機制下，選民的立足點沒有什麼兩樣，李嘉誠的一票不會比其他人的來得舉足輕重，可以操弄選舉結果。少數人的決定則不然，正因為圈

1. Tony Abbott，中文譯法為：中港，阿博特；台，艾伯特。

2. Kevin Rudd，中港台均譯陸克文。

3. Angela Merkel，中文譯法為：中港，默克爾；台，梅克爾。

子小，政治運作的空間就相當大，以意識形態排斥其他可能視野的機會，便相對提高，失敗的風險也隨之增加，付出的社會代價難以預料。

即使在講求效率的工商業，小圈子的決策也難免帶有相當大的風險。2010年初，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全球召回幾百萬輛車子，修換零件。如此大規模的失敗，根據《經濟學人》的看法（2010年2月13日），出自豐田董事會對和諧的偏好。因為根深柢固的集體思維，故步自封與盲點排除了替代選擇的可能，尤其是來自外在的另類觀點。和諧，有時是扼殺想像力或創造力的托詞。

美國第三任總統 Thomas Jefferson⁴ 說，除了人民外，他想不出還有什麼是社會終極權力的安全儲存庫，即使民智未開，不懂得自由選擇，補救之道，不是拿走他們的抉擇，而在透過教育，告知人民有自由選擇的權利。同樣道理，香港人民以普選定期改選特首，跟紫荊花開，不過順節應時，何懼之有？

香港2017年特首選舉注定要因循舊規，過去幾年的政改行動全付諸流水，根本癥結在於，整個過程籠罩在猜忌與算計的陰影下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不論政客或團體，就算並非直接抵制普選，卻間接助長恐懼在社會中滋生。特別是，反佔中運動和既得利益者一再透過各種廣告或新聞話語，把佔中運動塑造成「亂港」或「暴民」傾向，有意無意的在人民做主與社會動蕩之間畫上等號，普選也就危機四伏。

其實，普選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對民主無知，又把民主想像成亂臣賊子的惡鬥。

4. Thomas Jefferson（任期1801–1809年），中文譯法為：中，傑斐遜；港台，傑佛遜。